

#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视阈下技术批判的思考\*

李 垣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71)

**【摘 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对技术的价值批判和制度批判两个维度的反思,认为和谐与公正为生态社会主义的两个显著特征,在此社会制度下,技术的合理使用才成为可能,生态危机才能够得以彻底解决。

**【关键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技术;和谐;公正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0)04-0058-04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一个从技术批判到资本主义批判,进而认为解决当今全球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在于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过程。对于技术的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反对那种认为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能够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观点,同时也反对那种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进而得出反技术的结论。在他们看来,技术以及技术的运用并不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也不能把解决生态危机的希望寄托于技术的进步和革新上,技术在人类社会过程中起何种作用,关键取决于技术运用所承载的价值观和其相应的社会制度的性质。通过从技术批判到价值批判,从技术批判到制度批判两个维度的反思,进而认为,和谐与公正为未来社会制度的两个最大特征,而生态社会主义便具有其特征,因而其成为解决当代人类最大危机的最佳选择。在此社会制度下,技术的合理使用才成为可能。

## 一 两种技术观

技术的产生和人类的起源是同步的。人类社会早期,人们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也导致了技术的产生。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每一项重大的技术突破都成为一个时代发展的标志,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就是技术不断进步和革新的结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人类已步入高技术时代。高技术不是技术发展的简单延伸,而是技术发展的崭新阶段。在此背景之下,技术的“双刃剑”效应愈发明显,人们一方面享受着工业文明发展带来的丰富物质成果,但另一方面,也使整个人类面临着有可能导致人类走向灭亡的生态危机。传统的发展观和技术观所造成的资源短缺、环境恶化及生态危机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理性的思考。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

《我们共同的未来》等一系列绿色经典著作的问世,人们环境意识的增强和环保运动的蓬勃发展,全球兴起一股“生态化”的潮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对于工业文明引发的生态危机,技术和生态危机的关系,在当代西方绿色思潮中,存在着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两种对立的观点。技术悲观主义认为技术的发展将直接主宰社会命运,并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而对技术采取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就在于停止技术发展乃至完全取消技术,使人类回到前技术时代。这种观点认为“科学和技术是可诅咒的偶像,我们对这些假神的顶礼膜拜是我们的灾害的根源。作为一种感情的发泄,他们有时提倡诗意的神秘主义或东方宗教的方式”。<sup>[1](P3)</sup>与之相反,技术乐观主义是一种着迷于现代技术的奇迹,相信人类所遇到的一切问题都会有一种技术的解决的思潮。技术乐观主义推崇科学技术,把科学技术看作人类征服、控制自然和获得自由,并使人类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的强有力的手段。换言之,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由技术所致,而是由于技术还不够发达。“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主流观点一直认为科学技术、私有财产以及市场经济一起造就了两类自由:摆脱未知的、不可控制的自然的暴虐的自由;以理性方式利用、操控自然来增进‘国家福利’的自由。据说技术不仅可以使我们免于自然的暴戾而且还慷慨地授予我们富裕的生活。结果必然就是,一旦自然的奥秘臣服于科学理智和资本主义合理性,人类也就从终身艰辛枯燥的劳作中解脱出来获得了自由。”<sup>[2](P320)</sup>

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貌似对立,但实际上两者是相通的。因为“如果的确是技术让我们身陷困境,则毫无疑问,出路就在于开发更好的技

收稿日期:2010-08-05

\*基金项目: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大科学时代的技术及工程哲学》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李垣(1977—),男,陕西绥德人,讲师,主要从事科技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教学与研究。

术”。<sup>[3](P21)</sup>尽管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之中还存在着“悲的程度”和“乐的程度”的轻重之别,但他们都是技术决定论的不同表现。从总体上说,他们的技术价值观都存在明显的片面性,他们只关注了技术的使用价值的某些方面,而忽视了技术价值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从而脱离了社会现实。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明确反对上述两种观点。在他们看来,技术不是造成生态问题的根源,同样地,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价值观,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不仅不可能解决生态问题,而且只会进一步强化生态危机。

## 二 从技术批判到价值批判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主要可分为对技术理性的批判和对技术非理性运用的批判,而对技术理性的批判直接导向了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批判。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以前,人们把“技术”看作是一种“技艺”,并以一种整体主义和有机论的思维方式思考技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强调和维护生态稳定的技术。但是,伴随着科技革命的产生和资产阶级的兴起,整体主义和有机论的思维方式逐渐被机械论的思维方式所替代。正像古希腊自然观借助“生命机体”的隐喻,新的自然观也建立在一个奇特的隐喻——“机器”的隐喻之上:自然界是一架机器,一架由各种零部件组装而成按照一定的规则、朝着一定的方向运转的机器,结果是,任何自然的关系被置于对立的地位。“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的社会一直把自由视为技术支配自然的机械结果,是一种社会安排的结果。在这种社会安排中,鼓励个体追求他或她的个人兴趣却毫不顾及对范围更广的自然与社会的影响。提倡环境保护,恐怕要限制人们对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自由以及限制个体追求自身直接物质利益的自由。……我们现在的社会秩序已陷入人类自由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机械论圈套,这与生态规律直接形成冲突。”<sup>[4](P44)</sup>不仅人们支配技术运用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使得追求无限增长成为人们的目的,并随之产生了与资本相适应的价值观:“剥削、残酷竞争、崇拜财富、利润和贪婪的动机”。<sup>[5](P6)</sup>包括人在内的整个世界都被看作是一台巨大的机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有机联系被斩断了,整个世界被看作是由单个的个体机械地构成的,每个个体只关注和追求自身的需要和利益。这种以人的利益作为处理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标准就形成了西方人类中心主义

的传统,其核心的观点是把人看作是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人之外的存在物只具有相对于人而言的工具价值,因此,只有人才应该是道德关怀的对象。

莱斯具体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理性的起源。他认为,技术理性源于西方哲学文化传统中的“控制自然”的观念,即基督教上帝创世说“宣布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球上具有生命的创造物的派生统治权”。<sup>[1](P27)</sup>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则进一步使运用科学和技术控制自然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观念。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后,社会进步被等同于技术进步,技术理性得以盛行。正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道德观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环境无节制地征服和掠夺,从而引发了全球范围的生态危机。因而,人类要想真正从这场全球性的危机中摆脱出来,必须让人类不仅担负起对人类自身的道德责任,而且还要担负起对自然界其它事物的道德责任。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把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纳入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进而认为,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本身并不会造成生态危机,强调只有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成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之后,它才成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莱斯着重分析了“控制自然”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存在的三种内部矛盾:第一,“控制自然”这一观念是建立在“自然”和“社会”相互分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之上的,认为“社会是唯一有意义的和发展的领域,而自然只不过是社会的支撑结构”。<sup>[1](P4-5)</sup>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日益复杂的社会水平的提高,人类的活动已经成为自然进化过程中的构成部分。第二,控制自然的实质基础是“连接科学研究、技术发明,和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它们威慑着现代社会一切其他的机构。今天我们有更充分的理由惊叹它的有益成就,同时藐视它所造成的各种可怕的毁灭性形式,而最紧迫的问题是在解决这两方面的矛盾是无能为力”。<sup>[1](P5)</sup>第三,“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资产阶级在加强控制自然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人的控制。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现代化,控制自然和控制人实际上是同一历史过程,突出体现在现代科学技术及其运用导致了人们生活世界价值和意义的失落,进而,现代科学技术愈来愈沦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正是“控制自然”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存在着这三种基本矛盾,才使得“人类利用自然力的性质的转变已经带来了两个相互联系的灾难性后果!广泛威胁着一切有机生命

的供养基础,生物圈的生态平衡,以及不断扩大的人类对于一个统一的全球环境的激烈斗争。每一灾难或两者都会造成这个星球现在形成的一切生物生命的毁灭或剧烈的变化”。<sup>[1](P6-7)</sup>

### 三 从技术批判到制度批判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技术非理性运用的批判直接导向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而注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的揭示与批判,是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其他绿色思潮区分开来的根本标志。正如阿格尔指出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以是马克思主义的,恰恰因为它是从资本主义的扩张动力中寻找挥霍性的工业生产的原因的。它并没有忽视阶级结构。”<sup>[6](P420)</sup>因此,只有把握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才能真正理解其理论特质。

阿格尔认为,资产阶级从维系其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和资本追逐利润的目的出发,必然会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导致社会组织和管理日益集中化和官僚化,技术运用的方向必然要服从资本追逐利润的方向。技术的非理性运用的根源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支配技术运用的社会制度和权利关系。因此,阿格尔提出“通过使现代生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我们就可以保护环境的不受破坏的完整性(限制工业增长),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可以从性质上改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经济、政治制度”。<sup>[6](P499-500)</sup>同样,福斯特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也揭示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运用的反生态性质。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直接追求财富而间接追求人类需求的制度。因此,资本主义并没有将其活动仅局限于人类基本需要的商品生产和人类与社会发展必须的服务设施上,相反,创造越来越多的利润已成为目的本身,而且产品的样式和它们的最终的实用性也已无关紧要。也就是说,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从属于它们的交换价值,其生产出的商品不是为了实用的需要,而主要是为了满足由市场力量所制造出的那些虚浮的消费需要。所以,福斯特认为“在这种体制下,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其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改造制度本身,这意味着并不是简单地改变该制度特定的‘调节方式’,而是从本质上超越现存积累体制。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sup>[4](P95)</sup>可以看出,阿格尔和福斯特批判了把解决生态问题寄托于技术

进步的观点在于没有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没有看到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运用不可能以生态原则为基础,它仅仅只是资本追逐利润的手段,技术的运用和生态的破坏是同一过程。

奥康纳的批判理论更为犀利,他由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批判导向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批判,从而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之所以必然会带来生态危机,是因为自然虽然是资本获取利润的前提,但它并不是资本的目的,相反利润才是资本的目的。在利润的驱动下,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是不可能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它不过是资本获取利润的手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采用的技术类型及其使用方式使自然以及其他一些生产条件发生退化,所以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一种自我毁灭的趋势。技术“对于自然的破坏性后果间接地拉动了生产成本的上升,进而产生了经济危害——更不用说它们还在生产和财产关系上造成了社会和政治的对立。因为破坏了自己的生产条件,资本有自毁根基的倾向”。<sup>[2](P331)</sup>进而,奥康纳在引入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这一要素后,把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重点转向到生态批判上,从而提出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理论。在奥康纳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两种矛盾和危机。第一重矛盾是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所讲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它们之间的矛盾会造成由于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第二重矛盾则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的本性中,即资本主义是以追求无限增长为经济发展目标的自我扩张系统,但是自然界无法进行自我扩张,其发展的节奏和周期也根本不同于资本运作的节奏和周期,必然的结局是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由此引发资本各要素成本的提高,从而导致生产不足的危机。可见,奥康纳着重从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的作用和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这两个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发生的必然性。

### 四 和谐与公正特征下生态社会主义的构建

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从技术批判到价值批判和制度批判两个维度的反思,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解决生态危机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走生态资本主义的道路,另一种是走生态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者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和范围内,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进行某些改良和技术改进,进而解决生态危机;后者主张彻底废除资本主义制度,

建立一种新型的、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社会主义制度。进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生态资本主义是不能彻底解决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的,而生态社会主义才是唯一的出路。生态和谐与社会公正将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未来理想社会制度所必需的两个特征,而生态社会主义制度便具有其特征。生态和谐是未来理想社会制度的前提,而社会公正则是其存在的重要保障。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强调生态社会主义应当建立一种“以人为本”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价值观。佩珀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中心论的(尽管不是在资本主义—技术中心论的意义上说)和人本主义的。它拒绝生物道德和自然神秘化以及这些可能产生的任何反人本主义的,尽管它重视人类精神及其部分地由于自然其他方面的非物质相互作用满足的需要。”<sup>[7](P354)</sup>也就是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生态价值观上持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当然,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个人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以全人类的利益作为价值尺度的新型人类中心主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既反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狭隘的自我观念和需求观念,但同时也指出,生态运动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捍卫人类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否则生态运动将丧失其内在的基础和动力。因此,解决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本出路不在于是否承认人之外的生物及自然是否具有内在价值,而在于立足人类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彻底贯彻人类中心主义,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型关系,真正实现马克思所说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高度统一。

在佩珀看来,生态社会主义所实行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所实行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是在不超越自然的限制和规律的前提下,通过“国家”控制的方式,有意识地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人类的利益;而资本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则是通过技术最大限度地控制和利用自然,其目的是为了保障少数人的个人利益。可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伦理价值观不是拘泥于抽象的价值视阈,而是始终坚持把技术批判和制度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他们也并不否定技术发展的必要性和满足人的需要的必要性,只是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必然会异化为统治和奴役大众的工具,资本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必然会演变为“阶级中心主义”,生

态危机则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

可见,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不仅需要正确的生态伦理价值观,还需要进行根本的制度变革,破除资本主义的“异化生产”和“异化消费”,正确处理生产和消费、需求和幸福之间的关系。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主要体现在其生产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在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实现其交换价值,使用价值从属于交换价值,从而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就是要“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使抽象劳动从属于具体劳动,这也就是说,按照需要(包括工人的自我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利润来组织生产”。<sup>[2](P525-526)</sup>生态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应该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废止资产阶级的“分配性正义”,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生产性正义”。“日益社会化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体制的发展,意味着分配性正义将越来越不可能获得合理的测定和实施。这就意味着,对于平等来说,我们所说的‘生产性正义’不仅变得越来越可能,而且也越来越必要了。”<sup>[2](P537)</sup>

从社会公正的角度,福斯特也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并不是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为目的,而是为了追求资本利益的最大化而置环境于不顾,并利用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资源掠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把人类与其生态基础割裂开来,在第三世界国家产生生态灾难,这是不道德和不公正的。因此,福斯特认为,“只有重视和解决与生产方式相关的经济和环境不公的问题,生态发展才有可能。对经济的发展,生态学的态度是适度,而不是更多。应该以人为本,尤其是穷人,而不是以生产甚至环境为本,应该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长期保障的重要性。这是我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更高的不道德进行斗争所要坚持的基本道义。”<sup>[4](P42)</sup>可见,在福斯特看来环境运动应该选择一种与生态协调的以人为本、特别是以满足穷人基本生活需要以及确保生态长期安全的新的社会形态,保证生态正义,从而最终实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和谐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追求生产制度公正、分配制度公正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制度公正的进程中“工业的和国际的非公正性最终将变成自我毁灭性而使一个更为合理和公正的社会关系秩序成为必然。”<sup>[1](P5)</sup>

总之,生态社会主义因其具有生态和谐与社会公正这样两个显著的特征,在这种新型社会制度下技术的研发才能符合生态原则,技术的应用才能符合公正原则,生态危机才能够得以彻底解决。(下转65页)

- [3]周鸿铎.媒介经营与管理总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4]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利萨·泰勒.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谢凤莲,李国社.民族地区文化建设[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9.  
 [7]陈峻俊.浅析网络时代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新特点[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3.  
 [8]张舒予.论网络时代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传播[J].复旦学报,2003,4.  
 [9]陈甫林.以创新的思维开创凉山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工作新局面[J].凉山社会科学,2010,5.

## Discussion on the External Communication in Ethnic Minority Area under New Media Age

HA Li-s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In new media age, it is essential for ethnic minority area to take full advantage of various media resources, especially new media like Internet, to renew its ways of communication and contents. To strengthen external communication channels, improve quality, expand audience and amplify influence are crucial for representing the real living conditions of ethnic minority area. Only when external communication works efficiently, Can ethnic minority area get corresponding attention and support.

**Key words:** New Media; Ethnic Minority Area; External Communication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61页)

###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  
 [2][美]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3][美]丹尼尔·A·科尔曼.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  
 [4][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5][印]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  
 [6][加]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7][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山东: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

## The Thinking of Technical Criticism in View of Ecological Marxism

LI Yu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Arts, Xi'an Onwersity of Eecetr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 Shan xi 710071)

**Abstract:** Ecological Marxism analyses the criticism of value and the criticism of system by technology. Eco-socialism have two outstanding features of harmony and justice. In this kind of social system, it is possible to make rational use of technology and the ecological crisis can be resolved.

**Key words:** Ecological Marxism; Technology; Harmony; Justice